

書叢小題問會社

種九十第

析分底勢形前目國中

著器乃章



版出局書會協年青

書叢小題問會社

析分底勢形前目國中

著 器 乃 章

種 九 十 第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9569B

19

~~1557698~~

社會問題小叢書

在這變動的世界，每一人對於中國本身的問題和國際的問題，都當有一些基本的常識，以作應付目前嚴重形勢的準備。爲供給這樣的需要起見，我們特編輯小叢書二十餘種，其總題爲『中國與國際』，對於現今重要的各問題，皆作簡明的敘述。書目函索即寄。

中國目前形勢底分析

章乃器

(一)五十年間的一個週期

自從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之後，西太平洋有『瓜分中國』的聲浪，而東太平洋却發出『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申請。到現在——一九三四年——剛剛是五十週年，西太平洋再度起了『瓜分中國』的聲浪，而東太平洋却也重申『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旨趣！老於世故好談『循環之理』的人們，因此就說：歷史上的事態又在重演了。

自然，我們可以承認這是一個週期；然而歷史上的事態，是不會重演的。正和

經濟上的恐慌週期一般，在近似的外壳當中，必然要包含着迴不相同的內容。人類社會畢竟是進化的，而歷史必然是向前的；怎會有走馬燈式的『循環』呢？

拿整個的世界來講，十九世紀的末葉，是資本主義進展到帝國主義的時期；所以那時候瓜分中國的聲浪，是帝國主義發展的徵象。而目下呢？誰都知道是帝國主義衰老的時期。所以，眼前瓜分中國的聲浪，不過是帝國主義底最後掙扎，或者可說是『回光返照』罷了。

我們倘使要把上面這段話加以詳細的說明，那就決非這個小冊子的篇幅所能容許。簡單的，我們可以說：帝國主義底形成，就是『列強』對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攻略，以作為它們的過剩商品和過剩資本輸出的『尾閭』。然而，我們

怎能斷定帝國主義底衰老呢？它不可能有新階段底發展嗎？這個理由是很簡單的。就拿中國做一個例子吧，過去五十年間的中國，在半殖民地的狀態之下，民間的窖藏，畢竟還可以讓帝國主義用貿易，投資，賠款等方式，剝削了去大批的金錢，作為發展它們的生產資本的用途——作為帝國主義長大的營養料。而目下的中國呢？在重重的長時期的剝削之後，全民族表現出來極端的貧窮化。同時，帝國主義底生產力，却擴大了好幾十倍。即使它們用「敲骨吸髓」的手段，中國人民僅有的購買力，也遠不足以消納它們的過剩商品。一面是帝國主義需要營養量的擴大，而一面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供給營養力的減縮；這種「無以為繼」的趨勢，已經很足以說明帝國主義底末日。此外，帝國主義國內勞動階級底不甯，殖

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底覺悟，以及社會主義底抬頭，更明顯的告訴我們：人類社會正在走上一個新的時代。

正和帝國主義由少壯而衰老一樣，五十年前『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口號，造成了遠東『均勢之局』；而眼前『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口號，却正是遠東均勢破滅的慘呼。五十年前『瓜分中國』的企圖，轉變而為遠東的均勢；而目下『瓜分中國』的聲浪，却是由均勢底破滅，轉變而為瓜分的企圖。這個剛剛相反的意義，我們尤其不能讓『循環』兩個字輕輕地把它掩飾過去。

(二) 均勢底造成

所謂『均勢』是在一八九九年，由美國總統麥荊萊提出的。而那時的所謂

瓜分危機，就是列強在華『勢力範圍』底劃定，大致是：

俄國——滿洲，蒙古

德國——山東

日本——福建

法國——雲南，廣西，廣東

英國——長江流域，白河流域

此外已經割讓的土地，如西比利亞，朝鮮，台灣，琉球，澳門，香港，安南，緬甸等處，和許多租借地，還不在內。

美國自從一八二三年宣布所謂『門羅主義』之後，經四十餘年間生產力

底培養美洲大陸，漸感不足以展其「驥足」。好在門羅氏當時的宣言，也不過是希望歐洲人不要管美洲的事情，而美洲人也不管歐洲的事情。他在大西洋樹立一個壁壘，而在太平洋方面，却没有劃定界線。因此，美國在大西洋取得了穩定的守勢之後，這時却剛好可以在太平洋方面取西進的攻勢。它在一八九八——九兩年中，先後取得夏威夷，關島和斐列濱。這個不可侮的攻勢，終極的目的，自然是亞洲大陸。它那時對於中國問題，自然已經十分注意；可是，究竟因為歷史太淺，不免「輸人一着」，勢力範圍底劃定，就感到「無從下手」了。

那時劃定勢力範圍的各國，內部依然包含着很大的衝突，如日俄在滿洲的衝突，英德在山東的衝突，英法在廣東的衝突，都是很顯明的。一旦真個實行瓜分，

戰爭恐怕難以幸免。各國在當時，戰爭的準備還未十分充實，歐洲各國遠道長征，固然覺到費事而沒有把握，日本『後起之秀』也還未敢『輕於嘗試』。而且，大家都剛在取得新領土，儘有經營的餘地，也還不必急急於從事戰爭。美國總統麥荊萊，遂利用那個衝突紛繁而決戰有待的局勢，提出『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口號；一面承認各國在華的既得權利；一面要求各國把已得的租借地開放，給別國以均等的貿易，航行和投資的權利，而給中國政府以設關課稅之權；同時各國勢力範圍內的鐵道，也不得課別國商品以較高的運費。這個建議得了各國的同意；『均勢』遂代『瓜分之局』，在中國建立起來了。上海的美租界，就是因此和英租界合併起來，而成為公共租界的。

自然，倘使當時中國淪於瓜分之局，中國已經繼非洲而爲各帝國主義底殖民地；而均勢底造成，却可以使中國在半殖民地的地位，延續到現在。這是一部分人認爲應該對美國感謝的。但是，倘使我們把民族的利害詳細估算一下，自然會感覺到半殖民地所受到的剝削，決不下於殖民地。至於美國對於中國的一番好意底估價，我們也不必『辭費』而只須簡單的引用羅素博士所著中國問題裏的一段話：

『美國人爲了貿易，爲了投資底安全，希望中國能有一個鞏固的政府，增進國民底購買力，使其他列強不再從事於領土底侵略，然而他們決不願意中國變爲非常強盛，能够自己經營其鐵道或鑛山。他們反對中國爲謀經

濟獨立的一切企圖！

(三) 均勢底破滅

這個均勢造成之後，日本帝國主義在一九一五年，乘歐洲大戰各國無力顧及遠東的時候，曾提出『二十一條款』想把它推翻。歐戰終了以後，美國得英國的贊助，召集華盛頓會議，重新把均勢維持起來，然而自從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國主義在瀋陽發動它的軍事侵略之後，均勢是終於破滅了。於是我們在報紙上面，就可以讀到美國國務卿史汀生的宣言，申明尊重中國領土之完整，及維護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意旨；與之遙相呼應的，就是國聯的許多決議案和報告書，而日本帝國主義的答辯，却主張它在滿蒙的『特殊利益。』

這種爭論底意義是很明白的。歐美帝國主義說中國這一塊肉，應該放在檯子上大家客客氣氣的受用，誰都不許搶來藏在腰包裏去。日本帝國主義說滿蒙這一部分的肉，我是要獨佔的；其餘的不妨大家公平受用。三年來爭論的結果，日本獨佔滿蒙的企圖，顯然是不肯放鬆了。紳士的『客氣』既然由日本帝國主義首先悍然的加以破壞；猙獰的爭奪，自然會跟着就來。於是中國就到了新的被瓜分的階段了！

目下瓜分的形勢，是這樣的：

日本——滿洲，內蒙古，山東，福建

英國——廣東，西藏，四川

法國——廣西、雲南

當然，在這個形勢之下，也蘊伏着許多的矛盾。華北和長江流域日英勢力的對立，在長城演習事件和上海幾件日英軍警的衝突，已經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雙方市場的爭奪，更是白熱化。上海大規模的日本軍營和河北的日本軍隊，尤其是英國原有勢力範圍底一種威脅。在雲南方面，班洪事件表示出來英國也想『染指』而在兩廣，英法勢力也正在『角逐』。

在這種種的矛盾之下，帝國主義所希望的結果，是『邊疆瓜分，中部均勢』的局面。當然，這局面的形成，還要經過許多的『折衝』。英國的實業代表團，已經去過滿洲了；法國的代表團傳說也要去。顯然的，英法是想在日本統治下的滿洲，

取得相當的利益；大家把個中的矛盾和緩下去，以便實行開刀！

我們在這裏要記到：在四十年前成立均勢的時候，已經經過一度『邊疆瓜分』的慘痛；西比利亞，台灣，琉球，香港，安南，緬甸，那時都已經被帝國主義瓜分妥貼。現在，『邊疆瓜分，中部均勢』的醞釀，是再度到我們的前面了！萬一這個局面不幸而真個實現，那意義底嚴重較前次何止百倍？這也不是『死板式』的『循環』呀！

在這『新瓜分』的形勢之下，受益的帝國主義都不免衝突爭持，『向偶』的自然更要作『不平之鳴』。美國和意大利，就因此而提出抗議了。美國的態度，上文已經說過了。意大利的態度，我們在墨索里尼的新黃禍論中，就可以領略到。

它在『公使昇格』的玩意兒當中，給中國以一些『面子』；那命意所在，也是很明白的。但是，畢竟美意兩國底軍事勢力，對於遠東還感到有些『鞭長莫及』。因此，美國便不得不致力於大型戰艦和航空母艦的建造，以便它的海空軍力，隨時可以橫渡太平洋。一面再在阿留申羣島，開闢海空軍根據地，給日本以一個重大的威脅。意大利也在試演空軍遠距離飛行，企圖能給日本以天空中的攻擊——這在目下，技術是不可能的，將來却誰都不敢說。

我們迴想到四十年前，遠東均勢在帝國主義一致同意之下建立起來以後，不久尙且不免有日俄戰爭底爆發。像目下的情況，一面中國的國土，是比那時大大的削小了；而別一面帝國主義底貪慾，却比那時好幾倍的擴大——單說日

本，它的希望已經比那時高了十倍以上。這正和第一節所說的情形一樣，恐怕分割完了中國的土地，還不能解救帝國主義當前的危機。所以，『各得其所，各遂其願』是不可能的。就因為這個緣故，太平洋上的戰雲，是和瓜分中國的聲浪一樣的濃厚！

（四）進攻蘇聯和瓜分中國

進攻蘇聯和瓜分中國，並不是兩件事，而不過是一件事底兩面。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勢不兩立』這是本質的問題；那個中的矛盾，在主觀上是無可調和的。帝國主義要助成蘇俄的建設，自然是一個重大的矛盾；然而，這是無可避免的。它們在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的競爭上，不能不認它們的最

大敵人——蘇俄——是一個好主顧；這樣，客觀上就不可避免的做了社會主義底營養料，正如過去時代封建制度做資本主義底營養料一般。但是，客觀上儘管那樣無意識的做，主觀上是無時會忘記對於蘇聯的進攻的事實上，帝國主義是想用主觀的進攻蘇聯企圖底成就，糾正它們的過失；而蘇聯却是相反的想儘量利用帝國主義客觀的矛盾，以完成它的社會主義底建設。目下國際上外交的活動，頂重要就是這兩種勢力底推移。

瓜分中國所以會和進攻蘇聯成了密切的連繫，是因為中國是和蘇聯接壤的一個半殖民地。半殖民地在嚴重的剝削之後，要向帝國主義革命，這是帝國主義看得很明白的。而連接着一個赤色的蘇聯，尤其使他們耽心；外蒙古的赤化，更

給他們一個警告。於是，日本帝國主義就首先以防止遠東赤化的名義，強佔中國的東北四省了。我們不必研究日本的用兵，究竟重在併吞中國，或者重在進攻蘇聯；因為殖民地底擴大和社會主義底消滅，都是帝國主義所切需的。當然，在程序上，他們是要先其所易而後其所難，所以，中國就先受瓜分浪潮底威嚇了！

中國究竟要被和平瓜分，或者成爲武裝爭奪的目標，或者反而得着民族底解放？這一部分固然要看帝國主義間矛盾形勢底推移，而大部分還靠中國民族自己的努力！顯然的，蘇聯和平政策底運用，已經幾次的和緩帝國主義進攻底危機了。

（五）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

上文引用羅素博士的話，已經可以證明；帝國主義不願有一個強盛的中國，不願意中國經濟的獨立。在這一點上，帝國主義和中國國內的封建殘餘是利害一致的；因此，這兩者是要交相爲用，互相勾結的。

代表封建殘餘的，是農村中的土豪，劣紳，和城市中的官僚，軍閥。封建殘餘在農村中的剝削，是超經濟的地租和高利貸；在城中的剝削，是苛征暴斂。而這種種剝削底施行，一定要在軍閥，官僚底『割據』之下，散布着土豪，劣紳底『盤踞』——就所謂『地方勢力』。所以，封建殘餘也必然的不願意有一個強盛的中國。因爲強盛國家底政權，不能容許軍閥官僚底割據，更不能容許他們的苛征暴斂；強盛國家底法律，不能容許土豪劣紳底盤踞，更不能容許他們的超經濟的慘無

人道的地租和高利貸底剝削。

軍閥官僚底割據和土豪劣紳底盤踞，必然，要妨礙國民經濟底發展。國貨工廠底出品，要因爲軍閥官僚底苛征暴斂和無理扣留而不能暢達的推銷內地，農村出產的農作物和手工品，要因爲地租高利貸底剝削，和苛征暴斂，禁止出境底阻礙，而無法和進口貨競爭。這些，都是很顯明的事例。

就在封建殘餘底阻礙之下，國民經濟無從發展的中國，不能不需求帝國主義商品底輸入。所以，封建殘餘要做帝國主義底工具，客觀上是必然的。然而在這裏，我們也不能忘記了帝國主義底另一工具——買辦階級。買辦階級這個名詞，常常被一般人誤解。他們以爲只有在洋行裏做買辦的才是買辦階級中人，那個

意義就太狹了。我去年夏天到漢口去，許多人和我說：目下的市面不好，因為抵制日貨底風潮很厲害；有幾個販日貨的巨頭甚至被人暗殺了。到去年冬天，又有人和我說：那邊的市面好一些了；因為日貨可以公然出賣了，而大批的棉花，也有日人在那裏收買。這件事實很明白的告訴我們：整個的漢口市場是買辦階級性的——他要日本商品輸入和日人收買棉花，才能使市面轉好呀！

在今年春天，福州和徐州的商人，對於國貨運銷到該兩處起了嚴重的反抗。這種事實告訴我們：買辦階級和封建殘餘是『二位一體』的。城鎮裏的『經紀』、『牙仲』也照樣的有封建式的『盤踞』，他們往往就是土豪劣紳底化身，而同時是帝國主義底工具——買辦階級。

上海的染織業，在抵制日貨底高潮中，曾經因為日本紗線和布疋不易買進，感到原料恐慌。這更可以證明一部分的國貨工廠也帶着辦買性的——在洋布上加了一點顏色和花彩，那些微的『加工』尤其不過是『改頭換面』。

上海的華商銀錢業，在近幾年中發生了所謂『洋箱問題』。大家都曉得：這幾年農村裏的金錢，大批的流入上海，這種金錢到上海之後，要經過華商銀錢業底裝箱，轉到外國銀行底金庫裏去。在從前這種金錢在向內地收買農產物的時候，一部分依然要由外國銀行底金庫裏解放出來的。近年來因為農產物底收買幾乎停頓了，這一批批的金錢就幾乎不解放出來了。因此，華商銀錢業底『洋箱』——裝洋鈔的箱子，也成了『有去無回』的趨勢；每隻價值一元幾角的洋箱，

變成了意外的損失。這種損失應該不應該向外國銀行要求賠償？這就所謂『洋箱問題』了。在這小小的洋箱問題中間，可以見到所謂『華商』金融業，也免不了買辦性的。因為每年幾萬萬元的入超，他也是『經手』造成的一分子呀！因此我便很慚愧的覺到：在金融界混跡的我，已經在不知不覺中間做了十幾年的買辦階級裏的一個小細胞！

甚至連國家的財政，像目前收入要以外貨進口稅為主，這也和抽取佣金的買辦差不多。倘使連稅則都不能自主，而要仰帝國主義底意旨，依他們的便宜而訂定，這更是十足的買辦性！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倘使有人指摘你是買辦階級，你到不必怪那指摘的

人，而只有自己發憤要有一天不做買辦階級中人。經營進出口事業本來是那一個都有的；何以到了中國就變成買辦階級呢？這就因為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而中國的國際貿易是危害民族的，因為它總是入超的，而不是平衡的發展的。只要中國有一天能够變成一個獨立的國家，即使依舊有人經營進出口事業，但是不再買辦階級了。所以，買辦階級底是否存在，不是有沒有人經營進出口貿易的問題，而是民族解放不解放的問題。

（六）代理人政權

在半殖民地的國家裏面，帝國主義必然要建立起來他們的代理人政權。甚至由半殖民地轉變到殖民地的時候，代理人政權也有暫時的必需——過去的

朝鮮和目下的滿洲偽國，就是很好的例子。代理人政權是半殖民地底必需品，因為半殖民地是帝國主義底公共市場，它不可能有任何帝國主義單獨的直接政權；而在維持表面的獨立和領土完整的條件之下，它們顧名思義也只好支持一個中國人出面而它們可以『操縱自爲』的代理人政權。

代理人政權，必然的是封建殘餘和買辦階級的混合物；而封建殘餘往往能够做一個典型的領袖。溥儀就是這樣的中了日本帝國主義底選擇；而鄭孝胥輩『復古』、『尊孔』等把戲，更可以證明帝國主義和他們的代理人都是要支持封建勢力的。

代理人政權底主要條件，是能在帝國主義底援助之下，向國內羣衆壓迫。它

不但要維持帝國主義底特權，而且要代它們執行不平等條約。帝國主義不單是不許他們的代理人政權替民衆講話，爲民族謀解放，而且不准他接近民衆，也不能使他得着民衆底擁護——它只可能一心一意『義無反顧』的依賴帝國主義底支持。

在上文，羅素博士已經告訴我們：帝國主義不願意中國的強盛和經濟獨立。所以，一個接近民衆，得着民衆擁護的政權，是它們所忌憚的。然而，反過來，到了一個政權威信掃地而無法支持他的統治的時候，帝國主義便要毫不客氣的一腳把他踢開，而另去找尋培養一個新的代理人政權。洪楊革命爆發後，起初很得勢，滿清政府幾乎要傾覆；帝國主義那時便向洪楊送秋波，企圖養成一個預備的代

理人政權。後來洪楊失勢了，帝國主義馬上就反臉幫助滿清政府去消滅它們。這是歷史上的一個事例。

袁世凱的『帝制自爲』，誰都知道是日本帝國主義唆使的。這是什麼意義呢？第一，是因為在歷史上，民主制度往往可能促進民族資本底興起，而致國家於富強。所以，帝國主義根本不要半殖民地裏有什麼民主制度。第二，是因為袁氏畢竟是一個有謀略的人；倘使他『步入正途』的做下去，就可能得到人民底擁護，而要致中國於強盛。所以，帝國主義得趕早給他吃一服毒藥，使他失去了人民底信仰，而只好低頭做帝國主義底工具。然而，竟會因此引起中國的革命，那又不是帝國主義所希冀的。

幾十年來中國人民底覺悟，使帝國主義感到代理人政權造成之不易。因爲，一到那個政權成了帝國主義底工具，人民便要起來推翻他。同時，倘使一個政權過於接近某一個帝國主義，別的帝國主義就要怨妬不平，不惜扶植另一個代理人去推翻它。這就演成民國以來「兔起鶻落」的政權底變更。孫中山先生說：中國的內戰往往有帝國主義的背景。這話是完全的確的。這許多軍閥中，固然也有不少以「圖富致強」爲己任的人物。然而，往往是因爲他們對於中國社會底認識不足，或者意志薄弱不足以對抗帝國主義物質的誘惑，終於客觀上都做了帝國主義底工具——那怕主觀上依然自命是一個決不賣國的人！有些軍閥想一時的利用帝國主義底援助以成立自己的政權，而企圖在政權穩定以後把它們

一脚踢出去。却不曉得『老奸巨滑』的帝國主義，有『根深蒂固』的勢力做後盾，是不容易欺侮的。一旦上了他們的釣鉤，重重的挾持就會使你處在『積重難返』之勢，而要永遠做他們的工具——想利用別人結果是給別人利用了！

（七）中國革命問題

中國需要一個革命，這是稍有知識的人都承認的。中國革命應該剷除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底勢力，這也是多數革命論者一致的主張。

然而，有些人在那裏顧慮：帝國主義不容許中國革命。所以，他們認為中國只能以和平的手段，在帝國主義底允諾之下「致富圖強」。

但是，根本上帝國主義所怕的，不是中國底革命，而還是革命以後的「富強」。

『倘使一種『假革命』——像陳炯明、陳廉伯輩的革命——能够使帝國主義樹立起來更適宜的代理人政權；它們正是『求之不得』，何至於反對呢？所以，致富圖強而要得帝國主義底允諾，那就等於『與虎謀皮』，要取老虎身上的皮，只能用鐵和血同他肉搏，在殺死了他之後再剝他的皮。倘使和老虎磋商請牠把皮剝給我們，那只有讓牠咬幾口。假如說『帝國主義能容許我們致富圖強，而不能容許我們革命』，那就等於說『老虎可以答應我們剝牠的皮，而不能答應我們用鐵和血同牠肉搏』。這是多麼可笑的一種意見？

有人說：『我們且不忙，帝國主義就要開戰了；這好比是羣虎相爭，結果必然有的死，有的傷；我們到那時再出來剝牠們的皮吧。』問題是這樣：在第二次大戰

當中，中國可能做坐在山上看羣虎相爭的人嗎？像目下，帝國主義底鏈索已經把中國緊緊的束縛起來，連動彈都動彈不得呢！第二次大戰倘使是羣虎相爭的局勢，那就不是反蘇聯的戰爭。那末，那爭奪的目的，就是這束縛好的綿羊——中國！到那時，中國能用什麼方法解除自己的束縛跑到山上去做坐觀虎鬥的人呢？恐怕戰爭一起，爪牙紛下，立刻就成了『血肉模糊』的屍首呢！且看，正式的戰爭還未發作，東北四省一塊肥肉，已經在日本底嘴裏了！

中國究竟要變成一個坐觀虎鬥的人，或者變成一隻帝國主義爪牙支解下的綿羊，就看他能不能馬上運用自己的力量，掙脫帝國主義底束縛。中國底唯一力量，就是怒吼的民衆。民衆底怒吼，不但可使中國變成坐觀虎鬥的人，而且可使

中國變成羣虎懼怖的巨獅。

於是，又有人說：幾十年間受人剝削的中國已經筋疲力竭了；讓它『補充』一些氣力之後，再圖掙脫束縛吧！事實告訴我們：在帝國主義底重重束縛之下，破滅底成分要百倍於補充，要在束縛之下求補充，只不過是『坐以待斃』底飾辭！固然，蘇俄和土耳其，都曾經很巧妙的運用帝國主義底矛盾，以完成自己的補充。然而，要明白，那都是獨立以後的事。在重重的束縛之下，要高談利用帝國主義底矛盾，那只是夢話！

顯然的，目下帝國主義所能給與中國的補充，即使不是慢性的毒藥，也不過是使它可以『苟延殘喘』的一杯冷水；能够增長氣力的滋補品，是不會給它的。

中國可能有的力量，是憤怒底力量？這種力量，正是在被束縛，被剝削之後，覺悟到痛苦不平才發生出來的。事實上，憤怒底力量正在空前的增長，全國民衆正在熱烈的要求革命！只有不敢用這種力量的人才說中國是在筋疲力竭！或者他們想用這種飾辭來麻醉中國人民，使這憤怒底力量消沉下去。但是，這是『徒勞』的呀！

中國底民衆在那裏？他們到處在煩悶着，憤恨着，而要找求一條發泄的出路；有許多人甚至要自殺！只缺乏一種力量去組織他們。領導他們！

這裏，又有人耽憂：恐怕義和團又要出現了！

倘使是一個公平的歷史家，他就必然要承認：洪楊之變是中國種族革命底

試演，而義和團事變是中國民族革命底試演，無疑的，義和團底革命陷於重大的錯誤；這是因為領導那革命的，是無識的滿清官僚。然而，他們之所以失敗，仍然是因為李鴻章，劉坤一，袁世凱諸人，甘作帝國主義底工具，加他們以慘無人道的屠殺。在某國駐華外交官公署裏，還保存着當時的真確史料，描寫李鴻章屠殺民衆的兇狠；據說，連當時的領事團當中，都有人認為太酷！中國屠殺民衆的僧子手，也許在世界史上可以造成紀錄！

然而，畢竟時代是轉變了。我們能够相信目下的中國革命民衆，也會受愚蠢官僚底領導嗎？我們能相信歷史上的事情，會走馬燈式的重演嗎？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9569B

所
有

中國目前形勢底分析

版
權

每冊實價大洋五分
寄費另加

發行者

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博物院路一三一號

出版者

青年協會書局

著作者

章乃器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Social Problem Series

No. 19

An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in China Today

By Tsang Na Chi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Price: Five Cents, Postage Extra, Dec., 1934



~~1387698~~